

書學正韻三十六卷

(元)楊桓撰

元刻明修本。框高二十二·六釐米，寬

十六·九釐米。每半葉八行，行小字二十三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楊桓(一二三四—一二九九)字武子，號辛泉，兗州(今屬山東)人。郡諸生，中統四年(一二六三)補濟州教授，後由濟寧路教授召為太史院校書郎，奉敕撰《儀表銘》、《曆日序》，文辭典雅，賞賜不受，遷祕書監丞。至元三十一年(一二九四)，拜監察御史。成宗即位，疏上時務二十一事，帝嘉納。未幾，陞祕書少監，預修《大一統志》，秩滿歸里。大德三年(一二九九)卒，年六十六。事迹詳《元史》本傳。

《元史》本傳云：「桓為人寬厚，事親篤孝，博覽群籍，尤精篆籀之學。著《六書統》、《六書溯原》、《書學正韻》，大抵推明許慎之說而意加深，皆行於世。」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四十四經部小學類存目二著錄《書學正韻》，並謂楊桓「既著《六書統》、《六書溯原》，又依韻編次是書」。並謂是書「兼以字母等韻各分標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以辨其聲之高下。然或有或闕，體例不一。所列之字，兼存篆、隸二體」。且各字之下所注「統指、統形、統聲、統意、統注者，見於《六書統》者也。注云原指、原形、原聲、原意、原

注者，見於《六書溯原》者也……然一以今讀移舊部，一以古音移今韻，雖言之有故，執之成理，究不免變亂之嫌」。故《四庫》不收此書，僅於存目著錄。

傳世元刊楊桓《六書統》前有至大元年（一三〇八）倪堅所撰序文，稱：「辛泉之子守義，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聞於朝……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，將行，詣史館……敢告序引，以信來世。」可知楊桓所著《六書統》、《六書統溯原》、《書學正韻》三書，已於至大元年由其子楊守義進聞於朝，並於同年受朝檄攜稿前往江浙行省付梓。《六書統》前還有桓之門生劉泰序，亦稱：「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，多士嘉之，朝廷特命駝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，以廣其傳，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。」進一步證實楊氏三書最初確刻於江浙行省。

《六書統》卷末鐫有「□三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」條記一行。「三」字前尚殘存半字，此半字是何字，半字之上還有何字，其說不一。《涵芬樓燼餘書錄》謂：「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定為『元統』，《儀顧堂跋》則指為『至正』。然元統祇有二年，且所失第二字尚有微痕，確非『統、正』二字，而為『大』字之殘筆。按倪序撰於至

大改元戊申之歲，序稱『楊子守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』。倘既刊成，版印頻數，一、二年後，宜有修補。是固可斷為至大三年也。」考證十分精當，可知《六書統》在至大三年以前已刊版藏事，到至大三年再印時已需對版片進行修補。細審其本印紙，顯係明紙，且版面亦有模糊之處，故其版本當著錄為「元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」。而《書學正韻》與《六書統》同時進聞於朝，又同時奉朝檄由楊守義攜往江浙行省儒學付梓，因而其版本亦當著錄為「至大元年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本」。且《書學正韻》卷末亦鐫有「□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補修」條記一行，與《六書統》卷末所鐫相同。雖在「二」、「三」兩字上有區別，但看得出，此「二」乃「三」之殘筆，並非完整之字。而「二」字之上應有的「至大」二字蹤迹全無。然細審此葉印紙，顯有粘接迹象，因知有人故意裁去「至大」乃至幾年的痕迹，藉以亂人眼目，達到以晚充早目的。這就進一步證明此本亦是「至大元年（一三〇八）江浙行省儒學刻元明遞修」，祇是過去未能進行統一深入的考證，中國國家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纔著錄為「元刻明修本」，現予糾正。

此本祇鈐一枚圓章，似為日本人印記。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